

1985 年的夏天，美国康涅狄格州尼安迪克镇发生一起命案：33 岁的艾伦·谢尔曼，一位怀有 5 个月身孕的女性，赤身裸体地死在卧室里。现场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。这起案件让参与调查的“当代福尔摩斯”李昌钰博士一度陷入迷雾，而撕开真相的，竟是一个女孩无意中提起的一部电影。

一尸两命

1985 年 8 月 4 日傍晚，尼安迪克镇的警察接到报案后，冲进了谢尔曼家的大门。主卧的空调被调到了最低档。床上，艾伦·谢尔曼双目圆睁，脖颈处三道红色勒痕，其中两道深可见骨。

发现尸体的是艾伦的同事莱恩·弗雷德克森。两天前，艾伦的丈夫爱德华·谢尔曼带着四个好友出海度假，中途突然想起帆船忘了关电源，连续两天打电话回家都无人接听。8 月 4 日下午，谢尔曼拜托邻居琼·罗西特帮忙查看，琼又转托给莱恩。莱恩赶到时，看到谢尔曼家的前门紧锁，窗户却虚掩着，他撬开窗户爬进去时，客厅的灯亮着，空调外机嗡嗡作响，仿佛在刻意维持某种“正常”。

屋内的德国牧羊犬焦躁地转圈，地上布满了未清理的粪便，显然已经几天没人照顾。莱恩走上二楼，推开主卧门的瞬间，冷气夹杂着尸臭扑面而来。艾伦赤身躺在床上，身上除了脖颈的勒痕外没有任何伤口，床边散落着她的内衣，还有一条被撕破的蓝色比基尼内裤。

法医初步判断，死亡时间在 8 月 2 日晚到 3 日凌晨之间，且死者已经怀孕 5 个月。

李昌钰博士在枕头下方发现了几处被水擦拭过的精斑但当时的 DNA 技术还不成熟，只能通过血型初步比对，而艾伦和丈夫谢尔曼都是 O 型血，这让线索更加混乱。

蓝色比基尼内裤的松紧带边缘有锯齿状纹路，与艾伦脖颈的勒痕完全吻合。李昌钰让助手找来同款内裤做实验，用相同力度勒在假人脖子上，留下的痕迹与死者身上的一模一样。凶器就是这条内裤。

但疑点仍有很多：门窗完好却刻意锁死，空调低温与室温脱节，有性接触痕迹却无暴力侵入迹象。警方初步推测是“情杀”：或许是艾伦在丈夫出海后约了情人，两人玩过了头失手致死。李昌钰总觉得哪里不对：如果是意外，凶手为什么要清理指纹？为什么要把空调开这么低？

完美不在场证明

爱德华·谢尔曼是在海上接到警方电话的。这位 48 岁的广告公司老板在电话里的声音充满震惊，他说自己 8 月 2 日晚上 7 点就和朋友乘船出发了，航行日志显示他们的船在 8 月 3 日凌晨才驶出康州海域，理论上没有作案时间。

更可疑的细节在调查中不断浮现。邻居查尔斯回忆，8 月 2 日傍晚，他看到谢尔曼在开车去码头的路上突然停车，摇下车窗主动和他闲聊了 20 分钟，“平时他总是匆



精心策划杀妻案件 制造不在场证明

他差点骗过李昌钰

匆忙忙，那天却问东问西，连我家草坪的草长了几寸都要问”。

与谢尔曼一起出海的朋友比尔也说，出发前谢尔曼一直催促提前启航，“原计划 10 点走，他说天气预报有台风，硬改成 7 点半，结果那天根本没刮风”。更反常的是，8 月的海上骄阳似火，所有人都穿短袖短裤，谢尔曼却裹着长袖衬衫，手腕处还用绷带缠着。而当警察要求看伤口时，他支支吾吾地说是“不小心被帆船绳索刮的”。

李昌钰在复检现场时，注意到一个被忽略的细节：主卧空调的滤网积着薄薄一层灰，但出风口却异常干净。有人最近清洗过滤网，却故意让空调保持运转。他让技术人员拆解空调，发现内部管道有冷凝水残留，运转时间至少在 48 小时以上。这意味着，从 8 月 2 日晚上开始，空调就被人为设置在最低温，像是在刻意冻结时间。

法医根据尸体僵硬程度和内脏腐败情况，将死亡时间修正为 8 月 3 日凌晨，但谢尔曼的航海日志显示，他的船在 8 月 2 日晚 11 点就已经离开港口，按照航速计算，8 月 3 日凌晨根本不可能返回尼安迪克镇。要么是法医错了，要么是航海日志被动了手脚。谢尔曼的帆船被仔细检查过，油箱里的油量与航行距离吻合，船上的 GPS 记录也显示航线没有异常。

一切证据都像被精心编排过，指向一个结论：谢尔曼没有作案时间。

案件陷入僵局时，警方调查了艾伦的社会关系。邻居们说，艾伦和谢尔曼表面恩爱，实则早已貌合神离。艾伦在社区学院教艺术课时，曾和一位年轻男学生走得很近；谢尔曼则与公司的女助理丽莎·霍尔保持着多年的情人关系，丽莎甚至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。更关键的是，艾伦怀孕后坚决不同意离婚，还威胁要起诉谢尔曼重婚。“情杀”的可能性再次被提上桌面，但那位男学生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丽莎也声称案发时在纽约。

嫌疑人的破绽

警方重新梳理谢尔曼的航海行程时，发现一个疑点：8 月 3 日清晨，同行的朋友比尔曾看到谢尔曼独自驾驶小艇离开大船，说是“去附近岛屿买咖啡”，直到两小时后才返回。比尔觉得奇怪：“那天风很大，小艇根本不适合出海。谢尔曼回来时，裤脚全是湿的，却说是浪花溅的。”

监控显示，8 月 3 日上午 9 点，一个穿蓝色衬衫的男人驾驶小艇靠岸，匆匆走进一家杂货店。杂货店老板记得，那人买了两罐咖啡，还问了一句“现在几点了”，老板特意看了墙上的钟：“8 月 3 日上午 9 点 15 分。”从岛屿到尼安迪克镇的直线距离是 30 海里，若开快艇全速前进，两小时内就能往返。

两小时的时间足够杀一个人。但这个推测缺乏直接证据。谢尔曼的小艇没有安装 GPS，杂货店的监控也看不清人脸。更棘手的是，艾伦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经检测与谢尔曼的血型一致，但谢尔曼辩解说是“艾伦帮他抓背时留下的”。

就在这时，谢尔曼的情人丽莎进入了警方视线。调查发现，丽莎的出差记录是伪造的，她在 8 月 2 日晚上其实在尼安迪克镇的一家酒店，但她声称“只是来见一个朋友”。当警察问她是否知道谢尔曼杀害艾伦时，她突然情绪崩溃：“他说会离婚娶我，但艾伦不肯……”话没说完就被律师打断。丽莎的闪烁其词让她成为新的嫌疑人，但她没有驾照，无法独自往返码头和谢尔曼家，也没有证据显示她进入过案发现场。

李昌钰再次回到谢尔曼家，这次他把注意力放在了谢尔曼的书房。书架上摆满了航海和犯罪心理学的书籍，其中一本《完美犯罪实录》的扉页有折痕，翻开的章节正是“如何利用温度伪造死亡时间”。书里夹着一张电影院的票根，日期是 1985 年 7 月 15 日，放映的电影是《黑暗骤降》。“这部电影讲什么？”李昌钰问身边的警员。“好像是说一个丈夫杀

了妻子，用空调冻住尸体，假装自己不在场。”警员随口回答。这个发现让李昌钰心头一震，但他翻遍了谢尔曼的观影记录，只找到这一张票根，无法证明他看过这部电影。

小女孩的证词

案件停滞了两年。1987 年的一个午后，尼安迪克镇的两个小女孩在草坪上跳皮筋，阳光透过树叶在她们脸上跳着舞。谢尔曼 12 岁的女儿杰西卡突然被同伴问起：“你妈妈去世那天，你真的在朋友家过夜吗？”杰西卡低头踢着脚下的石子：“爸爸不让我说……其实那天我在家。”

同伴追问：“那你看到什么了？”杰西卡咬着嘴唇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声说：“那天晚上爸爸回来了，他让我躲在阁楼里，不许出声。我听到妈妈在喊‘不要’，还有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。后来爸爸上来找我，手里拿着一蓝色的裤子（她指的是比基尼内裤），上面有红色的印子。”

“那你爸爸有没有说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同伴好奇地问。杰西卡抬起头：“他说妈妈睡着了，要让房间冷一点才不会醒。就像我们一起看过的那部电影，《黑暗骤降》里的男人一样，用空调冻住尸体，警察就不会发现他是凶手。”

这番对话被同伴的母亲听到，她立刻报了警。警方找到杰西卡在阁楼的藏身之处，果然在地板缝隙里发现了一小片蓝色布料，经检测与艾伦的比基尼内裤材质一致。面对警察的询问，杰西卡终于说出了全部真相：

1985 年 8 月 2 日下午，谢尔曼让她收拾行李去朋友家，“爸爸说要给妈妈一个惊喜，让我两天后再回来”。但当晚杰西卡偷偷溜回了家，想给妈妈送自己画的画。她刚走进客厅，就听到主卧传来争吵声，透过门缝，她看到爸爸正用妈妈的蓝色内裤勒住妈妈的脖子，妈妈的指甲在爸爸胳膊上抓出了血痕。几分钟后，妈妈不动了，爸爸把空调开到最大，然后发现了躲在门外的她。

“爸爸抱着我，说妈妈去天堂了，让我发誓不告诉任何人，否则我们都会被警察带走。”杰西卡的眼泪掉在桌子上，“他还说，这就像《黑暗骤降》里演的，只要空调一直开着，警察就会以为他在海上，不会怀疑他。”

原来，谢尔曼带杰西卡看过《黑暗骤降》，电影里的作案手法让他深受“启发”。他提前修改了航海日志，在 8 月 2 日晚假装出海，却在凌晨悄悄返回，用小艇接驳到岸边，杀了艾伦后清理现场，再赶回船上。他故意让女儿看到部分过程，又用亲情和恐惧控制她闭嘴，甚至在案发后反复给她“洗脑”：“就像电影里那样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要互相保护。”

李昌钰拿到杰西卡的证词后，立刻申请重新检测谢尔曼的衣物。在他出海时穿的长袖衬衫袖口内侧，发现了微量的空调制冷剂残留，这种制冷剂只在谢尔曼家的空调型号中使用。结合杰西卡的证词、阁楼的布料碎片、《黑暗骤降》的票根，以及谢尔曼腕部的抓痕与艾伦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完全吻合，所有证据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。

1987 年 10 月，爱德华·谢尔曼因一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